

在大衛去世前幾個月,我正在匹茲堡。那時還是夏天,大衛夫婦和我談起為大衛過八十歲生日的事。他們告訴我,他們計劃在那年十一月感恩節後的第一個周末,在離康寧莊園不遠的一家城堡式的飯店,為大衛舉行生日宴會。因我很快就要回中國,無法參加幾個月後大衛的生日宴會,他們特意帶我去看了那家飯店,並一起在那里吃了午飯,也算是為大衛提前祝了壽。然而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我和大衛的永訣。

大衛雖然已經去世兩年多,但他好像從來沒有從我的心中離去。每次回匹茲堡,我都要去康寧莊園看彩霞。每次到農場,一停車,我彷彿依舊聽到大衛那爽朗的笑聲,依舊看到他從他的陽光房里興高采烈地迎了出來,高聲地招呼著“Hello, Young Fellow”(歡迎,年青人)。二十多年來,大衛都是這麼歡迎我的到來的。直到現在,在陽光燦爛的夏日里,每當我獨自漫步在康寧莊園地毯般葱綠的田野里,大衛駕駛著拖拉機的身影彷彿還從我身邊經過;站在莊園那灑滿夕陽余暉的依山庭院里,我彷彿仍然聽到割草機的轟鳴聲和看到大衛那掛滿汗珠的臉龐;每當冬日的夜晚,當獨自一人置身于大衛那古樸的陽光房里,我彷彿仍能看到大衛那被爐火烘烤得泛著紅光的面容。是的,大衛沒有離去,他仍然活在康寧莊園上空潔白的雲彩中,活在 Conanglade 山谷美麗的晚霞里。也永遠存留在我的心中。

我與大衛和彩霞相識相交已經有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了。那是在我到匹茲堡大學來學習後不久的一個夏天,大衛和彩霞邀請在匹大的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到他們的農場作客,品嚐他們親手栽種的甜玉米。當時我是匹大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聯誼會的負責人之一,參與組織這次活動,因而有機會和費先生一家交往。在此之前,就聽說費先生和費太太對中國留學生十分熱情,多有照顧和幫助。通過參與這次活動,我親身感受到費先生一家對中國濃烈的友好之情和對匹茲堡中國留學生的關愛和幫助。

那一天,應邀到康寧莊園作客的中國學生和訪問學者多達三四百人。從匹茲堡市區到費先生的農場有五十公里的距離,我們租了十幾輛美國校車,到達後,黃色的校車一字排開,停在農場的田野上,浩浩蕩蕩,蔚為壯觀。有路過的美國人,看到這樣熱鬧壯觀的情景,既驚訝又好奇,有的索性停車,加入我們聚會的熱鬧中來。費先生和夫人還請了中國駐紐約總領館教育參贊夫婦,總領館還特意為這次聚會贊助了一筆不小的款項。



那天,大衛和彩霞自然成了聚會的中心,也是最忙的人。彩霞用她那略帶台灣口音的國語,熱情地和每一個來參加聚會的中國學生學者打着招呼,介紹著康寧莊園,而大衛則忙著為大家煮玉米。一口大鐵鍋吊在一個結實的木架上,下面是熊熊燃燒的大火。



5月18日,在匹茲堡 TOKYO (東京)日本餐廳,舉辦了2013年陳世瑞先生的幸福人生講座第一次演講,當日大家享用美食後,又開始享受陳世瑞先生的精神食糧“幸福講座”,當日陳先生演講的主題是『不二法門』東方的平衡智慧。

我每一次聽陳先生的演講總是給自己身心靈的一次充電,這次也不例外,當日陳先生演講完後,一位上了90高齡的大伯聽完陳先生演講後感慨萬分說,陳先生在匹茲堡為大家做了幾十年免費演講,給我們提供精神食糧,每一次聽完後都受啟發,十多年來了不起,大伯九十高齡,還親自開車帶太太和朋友一起來聽陳先生的智慧傳授。

其實這不僅是人心靈上的需要,同時在這樣的一次演講互動後,不僅是讓人們能對生命又一次感受,同時還可以

問候老朋友認識新朋友。

當日聽完陳先生演講後,我的好朋友費媽媽帶來了他們的老朋友來自北京來的徐效民先生,徐先生曾經在匹茲堡歇過九年,並且他也去過許多其他國家,他目前說已經退休,他對我說美國的費先生和費太太,在他們身上我感受到淳樸與美德,徐先生十分留戀美國生活,他說他到美國來到費太太家就是來療養的。當日徐先生也表示:在美國大家天天忙於學習工作與家庭,能有這樣的幸福人生講座真是太好了,匹茲堡的華人生活在風景如畫的城市,而且還有給予人生教育的好講座。真是匹茲堡華人的生活很充實。

離開費媽媽和徐先生的時候,費媽媽交給我一篇徐先生寫的憶大衛,徐先生也願意將這篇文章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

浦瑛



本文作者徐效民與大衛夫人(費媽媽)陳彩霞女士在匹茲堡重逢

憶大衛



前。在我們的歡聲笑語中,夏日的驕陽似乎也困頓了,懶洋洋地隱落到農場西北的小山崗後面,暮色漸漸降臨,康寧莊園披上了一層裊裊的霧靄。這時大衛點燃了草坪上早已堆好的木材,燃起了熊熊的篝火,人們圍着篝火,隨着擴音器里流淌出的音樂,翩翩起舞。這時,女主人彩霞就成了大家的中心。在眾人的歡呼和擁簇中,彩霞跳起了台灣高山族的土著舞,忽而奔放,忽而輕盈,直如她的名字一樣,奔放時像一抹彩霞,在康寧莊園的上空掠過,輕盈時又如一只美麗的花蝶,在康寧莊園的田野里飛舞。而這時,費先生則悄悄退到一旁,默默地注視着他那沉浸在酣暢舞姿中的妻子,臉上洋溢着難以掩

鐵鍋旁,大衛一邊撥籠着火苗,一邊將新鮮的玉米放進沸騰的大鐵鍋里。一邊煮,一邊給我們介紹如何煮玉米。他告訴我們,水開後,將玉米放進去,煮七分鐘就撈上來,這時的玉米最好吃。玉米煮好後,他又示範我們美國甜玉米的吃法。原來美國人吃甜玉米是要加黃油的。只見他一手拿起一支煮好的玉米,一手拿着一塊長方形的黃油塊,將玉米在黃油塊上來回滾動,待玉米塗滿黃油後,再撒上一些鹽就可以吃了。這是在美國第一次這樣吃甜玉米,那香甜的味道,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回味無窮。整整一個下午,大衛幾乎就沒有離開這口鐵鍋,直到近四百個客人都吃了康寧莊園的甜玉米。吃完甜玉米後,大衛又開上他心愛的拖拉機,拉着一撥撥的中國客人,參觀他的農場。至今,那滿載中國學生的拖拉機在康寧莊園田間土路上歡快奔跑的畫面,和大衛開着拖拉機神采飛颺的樣子,還時常浮現在我的眼

飾的欣賞和自豪。

二十多年過去了,大衛玉米的香甜,仍然充溢在我的口中,彩霞熱情奔放的舞姿仍然飛舞在我眼前。正是這一次的機緣,我和費先生一家結下了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友情。從此,我成了費先生家的常客,康寧莊園也成了我在美國的精神家園。多少個清晨和午後,我和大衛或漫步在農場小溪旁,聽那涓涓溪流的淙淙聲,或駐足在寧靜的池塘畔,觀魚翔淺底,聽群蛙和鳴;又有多少個歡樂的時刻,我們在農場的田野上或開滿鮮花的庭院里打意大利巴奇球,爭着每一個勝負;還有多少個嚴冬的夜晚,我們坐在古樸而充滿鄉村情調的陽光房里,喝着熱咖啡,圍着火爐靜靜地欣賞著鄉村音樂。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我對大衛那平靜而多彩,簡單卻豐富的人生有了更多的瞭解。

大衛是一個懷着濃烈的美國鄉村情結的人。他出生在康寧莊園,成長在 Conanglade 山谷。雖然曾經在海外長期工作,遊歷過許多國家,但大衛始終都屬於康寧莊園,屬於 Conanglade 山谷。在那片美麗的土地上,他從小就跟着父母在農田里勞作,和小夥伴們在農莊後面的布滿密林的山崗上嬉鬧遊戲。像所有傳統的美國人一樣,大衛從小喜歡打美式橄欖球,而且體魄健壯,技藝精湛。高中時大衛就是學校橄欖球隊的主力隊員,他所在的球隊,曾經取得賽區十連勝和賽區冠軍的驕人戰績。一直到晚年,大衛都還會對我津津樂道地談起他的高中橄欖球隊和他的那些隊友們。後來大衛參了軍,又入選美國陸軍橄欖球隊,參加過全軍和全國的比賽。也正因為這個原因,他才沒有被派到當時戰況正酣的朝鮮戰場上參加戰鬥。

大衛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和彩霞每個周末都按時去教會。每餐飯之前他們都要禱告。他們的禱告辭常常是一樣的,簡單直白得讓人難以置信:“神啊,感謝您給我們这么好的食物,讓我們能健康地生活。感謝您給了我們安寧,使我們能平安地渡過每一天。阿門!”從這直白的禱告辭,我們不難看出,大衛和彩霞都是十分簡單而淳樸的人。一個細節,讓我體會到大衛對基督的信仰是多久地虔誠,他不能容忍那怕是一絲一毫對神的不敬。一天我們一起玩麻將牌,因彩霞贏得大突然,我用英文發出了一聲驚嘆:“My God!”。大衛立刻糾正我說,要說“My gosh”,不能說“My God”。我先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明白過來,原來我“觸犯”了大衛心中神聖的基督。從此我再也沒有說過“My God”,而改成了“My gosh”。

大衛酷愛鄉村音樂,他每天清晨起來,



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陽光房中的播放器,讓美國鄉村音樂的旋律流淌在晨霧中的康寧莊園。大衛曾經告訴我,美國鄉村音樂里有三個不可或缺的元素:女人,愛情和朋友。而這何嘗不是大衛一生的寫照。

